



东极岛上吃海鲜

蒋静波

想去东极岛吃海鲜，缘于一位亲历者的描述：那年夏，他们在东极岛码头边的石街吃夜排档，波涛拍岸溅起的水沫开始若有若无，后来时断时续，洒在身上，凉爽沁肤。夜幕渐深，海水也在悄悄上涨，忽然间一个大浪袭来，一群落汤鸡起身逃散，慌忙中却没忘记扛餐桌……

这番叙述惹得我心里痒痒的。

东极岛在哪？上网一查方才知晓，原来东极岛并不单指一个岛，而是舟山东极镇28个岛屿与石礁的统称，它们处在东海的外海，再12海里外就是公海了。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战士的第二个故乡》，就是由驻守在东极岛的战士和来岛上体验生活的作曲家共同创作完成的。

经过2个小时的车程继2个小时的航程，终于到达了东极镇的庙子湖岛。庙子湖岛是一个小渔村，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的石屋显得古朴而神秘。一下船，一股浓郁的咸腥味扑鼻而来。石街是码头通往岛上各处的必经之路，路旁堆有一只只蟹笼，有渔民织着渔网，也有卖着各种贝壳。路过之时，两个织渔网妇女的对话传到了我的耳边。

“依倒讲讲看，介多宁波人为啥到阿拉介穷地方来？”

“是奇怪了，有啥好吃？有啥好看？”

她们说着和我们非常相似的方言，听来十分亲切。

下午从庙子湖岛出发到东福岛去，体验了在外海乘渔船的滋味，晕船实在是一种生理挑战。尽管多云天气下的天是灰蒙蒙的，但海水碧蓝得几乎透明，波浪如白雪般耀眼，偶尔有一两个礁石或小海岛从眼前掠过，实在是一种视觉的盛宴。这种纯粹的美使我们产生了莫名的自豪和兴奋，而几道黄红色的赤潮如美人脸上的刀疤，令我震惊和痛惜不已。

归来后，在下榻的宾馆稍作梳洗，我们缓缓地走向码头边的石街步行而去。狭长的石街，一边靠着石墙，一边靠着大海。一路行来，海风吹动着衣角和发丝，波涛拍打着海岸，白天的喧哗已渐渐隐去，路上亮起了盏盏黄灯。此刻正是夜排档最热闹的时候，摊主们早就一字儿摆好了桌椅，每个摊位前，用塑料盆养着各种海鲜。不时有三五成群的游客指指点点，问这问那：“咦，这小小的，像一只只小手，真怪，是什么？”摊主看也不看，答曰：“佛手。”

“喏，这一只只像黑黑的小刺猬，是——”“是海胆。”

我们落座后，摊主忙开了。一盘盘海鲜陆续登场，清蒸螃蟹，盐水海虾，白煮辣螺、海螺、佛手、淡菜，那是宁波传统的海鲜烧法，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海鲜的原汁原味；虎头鱼、章鱼、带鱼、多宝鱼是红烧的，银色的鱼鳞在暗红色的酱色中泛着亮晶晶的光泽，夹一筷入口，舌尖上的那种鲜美、滑嫩的感受，真是无法形容。其间点缀着碧绿的青菜、紫色的茄子、红色的番茄、黄色的土豆、半透明的冬瓜，给餐桌点缀上一种诗意的美丽。

面朝大海，吹着海风，听着涛声，吃着海鲜。那么就爽性来个细嚼慢咽吧，酒是最好的助兴剂，吃一口海鲜，喝一口啤酒，想热闹时，与同座满满地干上一杯，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彼此间总有这么多共同的话题可以聊；想独处时，可以迈两三小步，凭栏眺望隐在夜色里的大海。海面上有几点闪烁的灯光，那是泊在海上的渔船或灯塔散发出的灯光，就像是天上的星星。记忆中，夜晚的大海是静谧的，至少也是十分温柔的，这里也许是外海之故吧，它怎么也不肯安静下来，“哗——哗——”一个接一个的海浪拍打在一块又一块奇形怪状的礁石上，溅起一堆又一堆白色的浪花。不时也有惊涛拍岸，沿街砌起一道道水墙，只因每张桌顶撑起了雨篷，使我们失去了与浪花亲密接触的机会，不免有点遗憾。摊主们怎知我们的心思，晴天里其实并不需要头顶上的雨篷。

外应过桥楼

原杰

“小屋如鸟从村里飞出栖在几根粗黑的横木上/有顶有凳也有诱人的癫狂/过桥楼是山里人迎娶的轿子/不知在哪个年代搁在清清的溪流上……”

这几行诗，粗线条地勾勒出乡下过桥楼的结构、用料、形状等，当然还有夸张、美好的想象，正是拙作。而诗中描摹的蓝本，是奉化城西五里外的外应过桥楼。

过桥楼是民间俗称，雅称“廊桥”，亦称虹桥、蜈蚣桥等，为有顶的桥，可保护桥梁，同时亦可遮阳避雨、供人休憩、交流聚会。廊桥遍布世界各地，且各具特色，主要分木拱廊桥、石拱廊桥、木平廊桥、风雨桥、亭桥等。而我要说的外应廊桥则是乡下的无名桥，结构简单、用料普通，通常经数度重修，无从追溯建造年月。可它却与村民的生活密切相关，承载着乡村历史的缩影。

最初去外应村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小学放暑假时，因邻居广播员小王要到外应村修线路，我便缠着一起去。那时奉化城区小，北街、上宋两村是完全独立的，不像现在已与市区连成一片。过上宋到外应村还有四里多沙石路。到了外应村后，记得在过桥楼上坐了一下，对桥的印象已模糊不清。真正认识外应过桥楼，已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事了。大学毕业后我调入县委党校教书，因平时喜欢跋山涉水，空闲时遍走奉城四周的角角落落。一次经过外应村时，被相距不过百米的两座过桥楼吸引住：我们奉化也有廊桥，而且竟然近在咫尺？

古朴、整洁的外应村，约有三四百户人家，大多数房子外墙用溪石垒成，村后靠山部分不少还是用黄泥夯出的泥墙，少见青砖墙，几乎没有水泥墙。发源于西边不远处曰岭夫人峰脚下的锦溪河穿村而过，溪边耸立十几棵高大的银杏树，还有棕榈、香椿等杂树。上下两座过桥楼便引人注目地横跨在锦溪河上，掩映在溪边树林下，连接村的南北。其中上桥构成了村的活动中心：东北为晒谷场，同时也是生产队开会、放露天电影的场所；西北是古旧的应氏宗祠，环绕着一座座民居；过桥楼的北首廊房，开着全村唯一的小店；桥的南头，西是做馒头、包子的小饮食店，东为理发室——一张老式黑旧的理发椅，一片引人注目的油亮发黄刮刀布，还有一位同样光景的剃头老人……

有从山上打柴背竹的农人经过，有从田野挑马兰割猪草的妇女经过，有从溪边放牛牧羊的孩子经过。碰到剃头的人、买东西的人、坐在木桥栏上抽烟的人，总会寒暄几句，交流新闻。因此，过桥楼是热闹的、彩色的、充满生机的；“或卧或蹲或倚或把龟裂的脚丫伸出窗每一个夏天都打赤膊每一个朝代沿在窗前作候鸟状过桥楼里不见粉脸新娘”。

过桥楼最富有诗情画意的时刻，在夏日的傍晚：桥外溪边香椿树上的知了不歇气拼命叫着，红蜻蜓划过小溪水面，直奔空旷的晒谷场，而一只两只粉蝶或上或下、或高或低，越飞越远，渐渐融入暮色山林……正是盛夏“双抢”季节，某小队农人收割完毕从田头回来后，早早地吃了饭，摇着芭蕉扇来到过桥楼乘凉，大多只穿短裤，趿拉着拖鞋；另一小队推着犁、挑着担的农人则刚从暮霭中下来，匆匆走过，走在他们前面的是一摇一摆的牛，牛身上不时掉落一片片泥巴；小孩子则在过桥楼和晒谷场间跑来跑去，甚至跑到更远处农家院子的木餐桌前。正在喝土烧酒的男主人，夹起一片下酒的油豆瓣。而三三两两赤脚的妇女端着洗脸盆，推开呀呀矮门从家里出来，来到过桥楼下面的石阶上，蹲下舀水洗衣。平静的溪水立刻扬起粼粼波纹，把天上的月亮亮得碎了又拼合。那坐在桥上的男人，一看到女子过来，顿时来了精神。一边探身打招呼，一边开很粗鲁的玩笑，甚至有往溪里丢东西的，溅起一片水花，引得洗衣女子大呼小叫。

又是三十多年过去了，与青石垒出的崭新溪堤相配套，两座外应过桥楼也已被修葺一新。小店已搬到东北水泥广场边新建的楼房下，且发展成好几家。至于南头的理发店、饮食店早已关门。自然，到过桥楼乘凉的人很少。许多时候，一群麻雀大模大样栖在木栏上，叫着、跳着，无视桥下依然清澈亮丽的流水……

三江月

行走

总第 567 期

投稿邮箱：

essay@cmb.com.cn



永鸣益看世界

益往直前

75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接下来在采访拍摄中又遇上件麻烦事。那时候央视驻俄罗斯记者站刚刚建立，路彪和另一位资深记者开车带着我们，去拍莫斯科的街景，拍拍红场、莫斯科河、莫斯科大学等标志性的景物。在一座桥上，我们把车停下来拍了些镜头。拍完下桥，我们的车正拐弯，后面警笛声鸣响起来，一辆警车跟了上来。

路彪他们知道规矩，是警察要检查，连忙靠边停下。警察看上去很和善，打招呼也很客气，让我们出示证件。路彪他们有当地的居住证，采访证，没有问题。再看我们几个的护照，问题就来了。我们因公出国，拿的是外交部核发的公务护照。那个时候，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实行公务护照免签，当地海关看到这个护照，盖个章就行，不需要签证。

警察一看，马上就说：“你们这个护照是非法的。”

路彪懂俄语，马上解释说：“你好好看看，这是公

务护照，中国的公务人员，免签的，有你们海关入关时盖的章。”那警察完全不理睬，说：“那不行，你们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要核对你们的身份。”我还没反应过来，路彪立即激动地抗议：“凭什么去，坚决不能去！你们为什么要带我们走？我们也没有违反什么规定，我们有拍摄许可证。”他把各种证件都出示给那个警察，但那警察坚持说不行，一定要我们上车跟他们走。上了车之后，路彪非常紧张，赶紧给我们大使馆打电话。幸好那地方离使馆只有20分钟车程，大使馆一位参赞接了电话之后，二话没说，开着车直奔警察局。等我们一路提心吊胆到了警察局时，远远看见那儿停了一辆车，参赞就站在边上。经过参赞交涉，我们幸免于难，没有被带进警察局。

后来我们才明白，当时俄罗斯的公检法系统，尤其是警察系统，非常黑暗、腐败。其中最可怕的，是俄罗斯人称之为“铁笼子”的拘留所。执勤警察如果一旦怀疑你有犯罪嫌疑，就会把你带到拘留所。他们会提出一些问题，如果你说不清楚，找不到人来证明，不能解释，他们就会借故把你关押在铁栅栏围成的笼子里，让你待上一天一夜，遭受打骂也是常事。

其实说白了就是为了打劫你的钱财。关押时间结束后，你要是找到人保释，或是他看你啥都没有，就会放你走。在关押你之前，他们会拿走你身上所有的物

品，等你出来时还给你，但是你的钱包很可能就会变成空的。你如果有疑问，他们就会装傻。他们也不会预先登记，各种程序都很不规范。在俄罗斯社会急剧动荡的初期，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很多去俄罗斯的中国人，都遭受过这种不公的待遇，有过这种惨痛的教训。

这件事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当时俄罗斯的执法部门有多恐怖。可就在这次采访结束前，我又遇到一件更加惊险的事，至今想起来都后怕。

因为采访普京很成功，大家都很开心，使馆人员说，你们中央电视台这次为国争光了，这也是我们在俄罗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晚上请你们吃饭吧！当下就把我们带到了莫斯科郊外的一个露天烧烤处，在一片白桦林中，吃着格鲁吉亚烤肉，拿着巨大的扎啤杯子，喝着啤酒和纯正的伏特加，谈天说地，非常愉快。

晚宴结束后，使馆人员把我们送回记者站。那时俄罗斯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多新鲜玩意。我听说莫斯科市中心一条商业大街上，开了很多家赌场，觉得很好奇。作为一个记者，这么多年我走南闯北，对当地的新鲜事物，都有一种去见识见识体验生活的心理。虽然我不是赌徒，但对于赌场这种能观察到人性百态的地方，还是动了想去看看的心思。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凌虹波